

薛安都，字休达，河东汾阴人也。父广，司马德宗上党太守。安都少骁勇，善骑射，颇结轻侠，诸兄患之。安都乃求以一身分出，不取片资，兄许之，居于别廐。远近交游者争有送遗，马牛衣服什物充牣其庭。真君五年，与东雍州刺史沮渠康谋逆，事发，奔于刘义隆。后自卢氏入寇弘农，执太守李拔等，遂逼陕城。时秦州刺史杜道生讨安都。仍执拔等南遁，及世祖临江，拔乃得还。

安都在南，以武力见叙。值刘骏起江州，遂以为将，位至左卫率。刘昶归降子业，以安都为平北将军、徐州刺史，镇彭城。和平六年，刘彧杀其主子业而自立，群情不协，共立子业弟晋安王子勋，安都与沈文秀、崔道固、常珍奇等举兵应之。彧遣将张永讨安都，安都遣使来降，请兵救援。显祖召群臣议之，群官咸曰：“昔世祖常有并义隆之心，故亲御六军，远临江浦。今江南阻乱，内外离心，安都今者求降，千载一会，机事难遇，时不可逢，取乱侮亡，于是乎在。”显祖纳之。安都又遣第四子道次为质，并与李敷等书，络绎相继。乃遣镇东大将军、博陵公尉元，城阳公孔伯恭等率骑一万赴之。拜安都使持节、散骑常侍，都督徐、南、北兖、青、冀五州、豫州之梁郡诸军事，镇南大将军，徐州刺史，赐爵河东公。

安都以事窘归国，元等既入彭城，安都乃中悔，谋图元等，欲还以城叛。会元知之，遂不果发。安都因重货元等，委罪于女婿裴祖隆，元乃杀祖隆而隐安都谋。

皇兴二年，与毕众敬朝于京师，大见礼重。子侄群从并处上客，皆封侯，至于门生无不收叙焉。又为起第宅，馆宇崇丽，资给甚厚。三年卒。赠本将军、秦州刺史、河东王，谥曰康。

子道标，袭爵。太和初，出为镇南将军、平州刺史，治有声称。转相州刺史，将军如故。复以本将军为秦州刺史。十三年卒。

子达，字宗胤。袭，例降为侯。及开建五等，以安都著勋先朝，封达河东郡开国侯，食邑八百户。后以河东畿甸，改封华阴县侯。熙平初，拜奉车骑都尉，出为汉阳太守。达不乐为郡，诏听解。卒。

子承华，袭爵。稍迁司徒从事中郎、河东邑中正。卒于安南将军、光禄大夫。

子罗汉，袭。齐受禅，爵例降。

道标弟道异，亦以勋为第一客。早卒。赠宁西将军、秦州刺史、安邑侯。

道异弟道次。既质京师，拜南中郎将、给事中，赐爵安邑侯，加安远将军。出为安西将军、秦州刺史、假河南公。太和十五年，为光禄大夫，卒。

子峦，袭爵，降为平温子。尚书郎、秦州刺史、镇远将军、陇西镇将，带陇西太守。后为荥阳太守，迁平北将军、肆州刺史。所在贪秽，在州弥甚。纳贿于司空刘腾，以求美官，未得而腾死。正光五年，莫折念生反于秦州，遣其别帅卜胡、王庆云等众寇泾州。肃宗以峦为持节、光禄大夫、假安南将军、西道别将，与伊甕生等讨之。进及平凉郡东，与贼交战，不利，峦等退还。后为抚军将军、汧城大都督，镇北陇。孝昌二年春，卒于军。赠征西大将军、雍州刺史，子如故。

安都兄子硕明，随安都入国。赐爵蒲坂侯，清河太守、太中大夫。

安都从祖弟真度。初与安都南奔，及安都为徐州，真度为长史，颇有勇干，为其爪牙。从安都来降，为上客。太和初，赐爵河北侯，加安远将军，为镇远将军、平州刺史、假阳平公。后降侯为伯，除冠军将军。随驾南讨，假平南将军。久之，除护南蛮校尉、平南将军、荆州刺史。

萧贖雍州刺史曹虎之诈降也，诏真度督四将出襄阳，无功而还。后征赭阳，为房伯玉所败。有司奏免官爵。高祖诏曰：“真度之罪，诚如所奏。但顷与安都送款彭方，开辟徐宋；外捍沈攸、道成之师，内宁边境乌合之众；淮海来服，功颇在兹。言念厥绩，每用嘉美，赭阳百败，何足计也？宜异群将，更申后效。可还其元勋之爵，复除荆州刺史，自余徽号削夺，进足彰忠，退可明失。”寻除假节、假冠军将军、东荆州刺史。

初，迁洛后，真度每献计于高祖，劝先取樊邓，后攻南阳，故为高祖所赏。赐帛一百匹，又加持节，正号冠军，改封临晋县开国公，食邑三百户。诏曰：“献忠尽心，人臣令节；标善赏功，有国徽范。故一言可以兴邦，片辞可以丧国，得无远录前谋，以褒厥善。真度爰自迁京，每在戎役，沔北之计，恆所与闻，知无不言，颇见采纳。及六师南迈，朕欲超据新野，群

情皆异，真度独与朕同。抚蛮宁夷，实有勤绩，可增邑二百户。”转征虏将军、豫州刺史。

景明初，豫州大饥，真度表曰：“去岁不收，饥馑十五；今又灾雪三尺，民人萎馁，无以济之。臣辄日别出州仓米五十斛为粥，救其甚者。”诏曰：“真度所表，甚有忧济百姓之意，宜在拯恤。陈郡储粟虽复不多，亦可分贍。尚书量赈以闻。”

及裴叔业以寿春内附，诏真度率众赴之。寻迁华州刺史，将军如故。未几，转荆州刺史，仍本将军。入为大司农卿。正始初，除平南将军、扬州刺史，又以年老，听子怀吉以本官随行。萧衍豫州刺史王超宗率众围逼小岷，真度遣兼统军李叔仁等率步骑击之。超宗逆来拒战，叔仁击破之，俘斩三千。还朝，除金紫光禄大夫，加散骑常侍，又改封敷西县。永平中卒，年七十四。赙帛四百匹、朝服一袭，赠左光禄大夫，常侍如故，谥曰庄。有子十二人。

嫡子怀彻，袭封。自太常丞，稍迁征虏将军、中散大夫，又除左将军、太中大夫。卒于车骑将军、左光禄大夫。

初，真度有女妓数十人，每集宾客，辄命奏之，丝竹歌舞，不辍于前，尽声色之适。庶长子怀吉居丧过周，以父妓十余人并乐器献之，世宗纳焉。

怀吉，好勇有膂力，虽不善书学，亦解达世事。自奉朝请，历直后寝，领太官令。正始初，为骠骑将军，后试守恆农郡。萧衍遣众入寇徐兖，安东邢峦讨之，诏怀吉以本任为峦军司。永平初，分梁州晋寿为益州，除征虏将军、益州刺史。以元愉未平，中山王英为征东将军讨之，诏怀吉为英军司，未发而愉平。萧衍遣将寇陷郢州之三关，诏英南讨，怀吉仍为军司。以义阳危急，令怀吉驰驿先赴。时豫州城民白早生杀刺史，以悬瓠入萧衍，衍将齐苟仁率众守城。于是自悬瓠以南至于安陆，惟义阳一城而已。怀吉与郢州刺史娄悦督厉将士，且守且战，卒全义阳，与英讨复三关诸戍。后镇东将军卢昶救胸山，与贼相持，诏怀吉为昶军司。及昶败，怀吉得不坐。延昌中，以本将军除梁州刺史。南秦氏反，攻逼武兴，怀吉遣长史崔纂、司马韦弼、别驾范珣击平之。进号右将军。正光初，除后将军、汾州刺史。四年卒，赠平北将军、并州刺史。

怀吉本不厉清节，及为汾州，偏有聚纳之响。自以支庶，饵诱胜己，共为婚姻。多携亲戚，悉令同行，兼为之弥缝，恣其取受。而将劳宾客，曲尽物情，送去迎来，不避寒热。性少言，每有接对，但嘿然而退。既指授先期，人马之数，左右密已记录。俄而酒馔相寻，刍粟继至，逮于将别，赠以钱缣，下及厮佣，咸过本望。其延纳贵贱若此。

怀吉弟怀直，京兆内史、卫大将军、左光禄大夫。

怀直弟怀朴，恆农太守、襄陵男。

怀朴弟怀景，征南将军、河东太守、安定男。卒，赠持节、都督北徐兖东徐三州诸军事、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徐州刺史。

怀景弟怀俊，抚军将军、光禄大夫、汾阴男。出为征南将军、益州刺史。天平初，代还至梁州，与刺史元罗俱为萧衍将兰钦所擒，送江南。衍见怀俊，谓之曰：“卿父先为魏荆州，我于时犹在襄阳，且州壤连接，极相知练。卿今至此，当能住乎？若欲还者，亦以礼相遣。”顾谓左右曰：“此家在北，富贵极不可言。”怀俊便乞归，衍听还国。兴和中卒。

子湛儒，袭。武定中，司空水曹参军。齐受禅，爵例降。

真度诸子既多，其母非一，同产相朋，因有憎爱。兴和中，遂致诉列，云以毒药相害，显在公府，发扬疵衅。时人耻焉。

毕众敬，小名捺，东平须昌人。少好弓马射猎，交结轻果，常于疆境盗掠为业。刘骏为徐兖刺史，辟为部从事。骏既窃号，历其泰山太守、冗从仆射。

及刘彧杀子业而自立，遣众敬出诣兖州募人。到彭城，刺史薛安都召与密谋，云：“晋安有上流之名，且孝武第三子，当共卿为计西从。”乃矫彧命，以众敬行兖州事，众敬从之。时兖州刺史殷孝祖留其妻子，率文武二千人赴彧，使司马刘文石守城。众敬率众取瑕丘，杀文石。安都与孝祖先不相协，命众敬诛孝祖诸子，众敬不得已，遂杀之。州内悉附，唯东平太守申纂据无盐城不与之同。及彧平子勋，授纂兖州刺史。会安都引国授军经其城下，纂闭门城守，深恨众敬。会有人发众敬父墓，遂令其母骸首散落。众敬发哀行服，拷掠近墓细民，死者十余人。又疑纂所为，弟众爱为安都长史，亦遣人密至齐，阴掘纂父墓以相报答。

及安都以城入国，众敬不同其谋。子元宾以母并百口悉在彭城，恐交致祸，日夜啼泣，遣请众敬，众敬犹未从之。众敬先已遣表谢彧，彧授众敬兖州刺史，而以元宾有他罪，犹不舍之。众敬拔刀斫柱曰：“皓首之年，唯有此子。今不原贷，何用独全！”及尉元至，遂以城降。元遣将入城，事定，众敬悔恚，数日不食。皇兴初，就拜散骑常侍、宁南将军、兖州刺史，赐爵东平公，与中书侍郎李璨对为刺史。

慕容白曜攻克无盐，申纂为乱兵所伤，走出被擒，送于白曜。白曜无杀纂之意，而城中火起，纂创重不能避，为火所烧死。众敬闻克无盐，惧不杀纂，乃与白曜书，并表朝廷，云“家之祸酷，皆由于纂”。闻纂死，乃悦。二年，与薛安都朝于京师，因留之，赐甲第一区。后复为兖州刺史，将军如故，征还京师。

众敬善自奉养，食膳丰华，必致他方远味。年已七十，鬓发皓白，而气力未衰，跨鞍驰骋，有若少壮。笃于姻类，深有国士之风；张谠之亡，躬往营视，有若至亲。太和中，高祖宾礼旧老，众敬与咸阳公高允引至方山，虽文武奢俭，好尚不同，然亦与允甚相爱敬，接膝谈款，有若平生。后以笃老，乞还桑梓，朝廷许之。众敬临还，献真珠珙四具、银装剑一口、刺虎矛一枚、仙人文绦一百匹。文明太后、高祖引见于皇信堂，赐以酒馔，车一乘、马三匹、绢三百匹，劳遣之。十五年十月卒。诏于兖州赐绢一千匹，以供葬事。

子元宾，少而豪侠，有武干，涉猎书史。为刘骏正员将军，与父同建勋诚。及至京师，俱为上客，赐爵须昌侯，加平远将军。后以元宾勋重，拜使持节、平南将军、兖州刺史，假彭城公。父子相代为本州，当世荣之。时众敬以老还乡，常呼元宾为使君。每于元宾听政之时，乘舆出至元宾所，先遣左右敕不听起，观其断决，忻忻然喜见颜色。众敬善持家业，尤能督课田产，大致储积。元宾为政清平，善抚民物，百姓爱乐之。以父忧解任，丧中遥授长兼殿中尚书。其年冬末卒。赠抚军将军、卫尉卿，谥曰平。赐帛八百匹。

元宾入国，初娶东平刘氏，有四子：祖朽、祖髦、祖归、祖旋；赐妻元氏生二子：祖荣、祖晖。祖朽最长，祖晖次祖髦。故事，前妻虽先有子，后赐之妻子皆承嫡。所以刘氏先亡，祖晖不服重；元氏后卒，祖朽等三年终礼。

祖荣早卒。子义允，袭祖爵东平公，例降为侯。陵江将军、给事中，卒。子僧安袭。

祖朽，身长八尺，腰带十围。历涉经史，好为文咏。性宽厚，善与人交。袭父爵须昌侯，例降为伯。起家员外郎。尚书郎、治书侍御史，加宁远将军、本州中正。

正始三年，萧衍将萧及先率步骑二万人寇兖州，及先令别帅角念屯于蒙山。以祖朽为统军，假宁朔将军，隶邢峦讨之。祖朽开诱有方，降者相继。贼出逆战，祖朽大破之；贼走还栅，祖朽夜又焚击，贼徒溃散。追讨百余里，斩获及赴沂水死者四千余人，斩龙骧将军矫道仪、宁朔将军王季秀。以功封南城县开国男，食邑二百户。历散骑侍郎、中书侍郎，加龙骧将军。延昌末，安南王志出讨荆沔，以祖朽为志军司，兼给事黄门侍郎，寻迁司空长史。神龟末，除持节、东豫州刺史，将军如故。祖朽善抚边人，清平有信，务在安静，百姓称之。还，除前将军、太尉长史、兼尚书北道行台。孝昌初，除持节、本将军、南兖州刺史。寻授度支尚书，行定州。未之职，改授安东将军、瀛州刺史。为贼帅鲜于修礼攻围积旬，拒守自固。病卒于州。赠卫将军、吏部尚书、兖州刺史。祖朽无子，以弟祖归子义暢为后，袭爵。

义暢，倾巧无士业，善通时耍。历尚书郎中、侍郎、兖州刺史、大中正、中军将军、通直散骑常侍。太昌初，车骑将军，寻除散骑常侍。太平中，坐与北豫州山贼张俭通，伏法。

祖髦，起家奉朝请。兄祖朽别封南城，以须昌侯回授之。神龟初，累迁扬烈将军、东平太守。后为本州别驾，卒于官。

子义和，袭。卒于右将军、太中大夫。赠散骑常侍、安东将军、兖州刺史。子仁超。

义和第六弟义亮，性豪疏。历尚书郎、中书舍人。天平中，与舍人韦鸿坐泄密，赐尽于宅。

祖晖，早有器干。自奉朝请，稍迁镇远将军、前军将军、直后。正始中，除龙骧将军、东郡太守。入为骠骑将军，加征虏将军。后试守渤海郡。熙平中，拜颍川太守。神龟初，除右将军、幽州刺史。入为平东将军、光禄大夫。正光五年，幽州民反，招引陇贼，攻逼州城。以祖晖前在州日得民情和，复授平西将军、幽州刺史，假安西将军，为别将以讨之。祖晖且战且前，突围入治。孝昌初，北海王颢救至，城围始解。以全城之勋，封新昌县开国子，食邑四百户。后值萧宝夤退败，祖晖乃拔城东趣华州，坐免官爵。寻假征虏将军，行幽州事。建义中，诏复州爵，加抚军将军。永安中，祖晖从大岭栅规入州城。于时贼帅叱干麒麟保太子壁，祖晖击破之。而贼宿勤明达复攻祖晖，祖晖兵少粮竭，军援不至，为贼所乘，遂歿，时年五十。

长子义勰，袭爵。武定中，开府中郎。齐受禅，爵例降。

义勰弟义云，尚书骑兵郎中。

祖归，官至建宁太守。

子义远，武定中，平原太守。

义远弟义显、义俊，性并豪率。天平己后，萧衍使人还往，经历兖城，前后州将以义俊兄弟善营蛙膳，器物鲜华，常兼长史，接宴宾客。义显，左将军、太中大夫。义俊，历司空主

簿、兖州别驾而卒。

祖旋，太尉行参军、镇远将军。卒，赠都官尚书、齐兖二州刺史。

子义真，太尉行参军。

众敬弟众爱，随兄归国。以勋为第一客，赐爵钜平侯。卒，赠冠军将军、徐州刺史，谥曰康。

子闻慰，字子安，有器干。袭爵，例降为伯。拜泰山太守，入为尚书郎、本州中正，加威远将军。出为徐州平东府长史，带彭城内史。永平中，迁中散大夫，加龙骧将军。延昌初，除清河内史，因以疾辞，复为龙骧、中散。又试守广平内史。正光初，相州刺史、中山王熙起兵谋诛元义，闻慰斩其使，发兵拒之。在任宽谨，百姓爱附。后义以闻慰忠于己，迁持节、平东将军、沧州刺史，甚有政绩。后以本军除散骑常侍、东道行台，寻为都督、安乐王鉴军司。孝昌元年春，徐州刺史元法僧反，闻慰与鉴攻之，为法僧所败，奔还京师。被劾，遇赦免。其年卒，年五十七。赠散骑常侍、安东将军、兖州刺史，伯如故，谥曰恭。

子祖彦，字修贤。涉猎书传，风度闲雅，为时所知。以侍御史为元法僧监军。法僧反，逼祖彦南入，永安中，得还。历中书侍郎，袭爵钜平伯，中军将军、光禄大夫。天平四年卒，年五十。赠都督兖济二州诸军事、征东将军、尚书左仆射、兖州刺史。

祖彦弟哲，永安末，秘书郎。

诸毕当朝，不乏荣贵，但帙薄不修，为时所鄙。

申纂者，本魏郡人申钟曾孙也。皇始初，太祖平中山，纂宗室南奔，家于济阴。及在无盐，刘彧用为兖州刺史。显祖曰：“申纂既不识机，又不量力，进不能归正朔，退不能还江南，守孤城于危亡之地，欲建功立节岂可得乎！”纂既败，子景义入国，太和中，为散员士、宋王刘昶国侍郎。景明初，试守济阴郡、扬州车骑府录事参军、右司马。

常珍奇者，汝南人也。为刘骏司州刺史，亦与薛安都等推立刘子勋。子勋败，遣使驰告长社镇请降，显祖遣殿中尚书元石为都将，率众赴之，中书博士郑羲参右军事。进至上蔡，珍奇率文武来迎，羲说石令径入城，语在《羲传》。事定，以珍奇为持节、平南将军、豫州刺史、河内公。珍奇表曰：“臣昔蒙刘氏生成之恩，感义亡身，志陈报答，遂与雍州刺史袁顓、豫州刺史殷琰等共唱大义，奉戴子勋，纂承彼历。大运未集，遂至分崩。而刘彧滔天，杀主篡立，苍生殄悴，危于缀旒。伏惟陛下，龙姿凤仪，光格四表，凡在黔黎，延属象魏。所愿天地垂仁，亟图南服，宜遣文檄，喻以吉凶。使江东之地，离心草靡；荆雍九州，北面请吏。乞高臣官名，更遣雄将，秣马五千，助臣经讨，并赐威仪，震动江外。长江已北，必可定矣。臣虽不武，乞备前驱，进据之宜，更在处分。敢冒愚款，推诚上闻，机运可乘，实在兹日。”

珍奇虽有虚表，而诚款未纯。岁余，征其子超，超母胡氏不欲超赴京师，密怀南叛。时汝徐未平，元石自出攻之。珍奇乘虚于悬瓠反叛，烧城东门，斩三百余人，虏掠上蔡、安城、平舆三县居民，屯于灌水。石驰往讨击，大破之。会日暗，放火烧其营，珍奇乃匹马逃免。其子超走到苦城，为人所杀。小子沙弥囚送京师，刑为阉人。

沈文秀，字仲远，吴兴武康人。伯父庆之，刘骏司空公。文秀初为郡主簿，稍迁建威将军、青州刺史。

和平六年，刘子业为其叔彧所杀，文秀遂与诸州推立刘子勋。及子勋败，皇兴初，文秀与崔道固俱以州降，请师应接，显祖遣平东将军长孙陵等率骑赴之。会刘彧遣文秀弟文炳来喻之，文秀复归于彧，彧以文秀为辅国将军，刺史如故。

后慕容白曜既克升城，引军向历下，白曜复遣陵等率万余人长驱至东阳。文秀始欲降，以军人虏掠，遂有悔心，乃婴城固守。陵乃引师军于清西。白曜既下历城，乃率大众并力攻讨，长围数匝，自夏至春始克。文秀取所持节，衣冠俨然，坐于斋内。乱兵入，曰：“文秀何在？”文秀厉声曰：“身是！”执而裸送于白曜。左右令拜，文秀曰：“各二国大臣，无相拜之礼。”白曜忿之，乃至捽捽。后还其衣，为之设饌，遂与长史房天乐、司马沈嵩等锁送京师。面缚数罪，宥死，待为下客，给以粗衣蔬食。

显祖重其节义，稍亦加礼之，拜为外都下大夫。太和三年，迁外都大官。高祖嘉文秀忠于其国，赐绢彩二百匹。后为南征都将，临发，赐以戎服。寻除持节、平南将军、怀州刺史，假吴郡公。是时河南富饶，人好奉遗。文秀一无所纳，卒守清贫。然为政宽缓，不能禁止盗贼；而大兴水田，于公私颇有利益。在州数年，年六十一，卒。

子保冲，太和中，奉朝请、大将军宋王外兵参军，后为南徐州冠军长史。二十一年，坐援涟口退败，有司处之死刑。高祖诏曰：“保冲，文秀之子，可特原命，配洛阳作部终身。”既而获免。世宗时，卒于下邳太守。

房天乐者，清河人，滑稽多智。先为青州别驾，文秀拔为长史，督齐郡，州府之事，一以委之。卒于京师。

弟子嘉庆，渔阳太守。

嘉庆从弟瑚琏，长广太守。

文秀族子嵩，聪敏有笔札。文秀以为司马，甚器任之。随文秀至怀州。文秀卒后，依宋王刘昶。昶遇之无礼，忧愧饥寒，未几而卒。

文秀族子陵，字道通。太和十八年，高祖南伐，陵携族孙智度归降，引见于行宫。陵姿质妍伟，辞气辩暢，高祖奇之，礼遇亚于王肃，授前军将军。后监南徐州诸军事、中垒将军、南徐州刺史，寻假节、龙骧将军。二十二年秋，进持节、冠军将军。及高祖崩，陵阴有叛心，长史赵俨密言于朝廷，尚书令王肃深保明之，切责俨。既而果叛，杀数十人，驱掠城中男女百余口，夜走南入。智度于彭城知之，从清中单舸奔陵，为下邳戍人所射杀。

张谠，字处言，清河东武城人也。六世祖名犯显祖讳，晋长秋卿。父华，为慕容超左仆射。谠仕刘骏，历给事中、泰山太守、青冀二州辅国府长史，带魏郡太守。刘彧之立，遥授冠军将军、东徐州刺史。及革徐兖，谠乃归顺于尉元。元亦表授冠军、东徐州刺史，遣中书侍郎高闾与谠对为刺史。后至京师，礼遇亚于薛、毕，以勋赐爵平陆侯，加平远将军。

谠性开通，笃于抚恤。青齐之士，虽疏族末姻，咸相敬视。李敷、李欣等宠要势家，亦推怀陈款，无所顾避。毕众敬等皆敬重之，高允之徒亦相器待。延兴四年卒。赠平南将军、青州刺史，谥康侯。子敬伯，求致父丧，出葬冀州清河旧墓，久不被许，停柩在家积五六年。第四子敬叔，先在徐州，初闻父丧，不欲奔赴，而规南叛，为徐州所勒送。至乃自理，后得袭父爵。

敬伯，自以随父归国之功，赐爵昌安侯，出为乐陵太守。

敬叔，武邑太守。父丧得葬旧墓，还属清河。

初，谠兄弟十人。兄忠，字处顺，在南为合乡令。世祖南征，忠归降，赐爵新昌男，拜新兴太守，卒官。赠冀州刺史。

初，谠妻皇甫氏被掠，赐中官为婢，皇甫遂乃诈痴，不能梳沐。后谠为刘骏冀州长史，因货千余匹购求皇甫。高宗怪其纳财之多也，引见之，时皇甫年垂六十矣。高宗曰：“南人奇好，能重室家之义。此老母复何所任，乃能如此致费也。”皇甫氏归，谠令诸妾境上奉迎。数年卒，卒后十年而谠入国。

谠兄子安世，正始中，自梁汉同夏侯道迁归款为客。积年，出为东河间太守，卒官。

元茂，为信都令，迁冀州治中。

元茂弟子让，洛州安西府长史、都水使者。

田益宗，光城蛮也。身長八尺，雄果有将略，貌状举止，有异常蛮。世为四山蛮帅，受制于萧贇。太和十七年，遣使张超奉表归款。十九年，拜员外散骑常侍、都督光城弋阳汝南新蔡宋安五郡诸军事、冠军将军、南司州刺史，光城县开国伯，食蛮邑一千户；所统守宰，任其铨置。后以益宗既渡淮北，不可仍为司州，乃于新蔡立东豫州，以益宗为刺史。寻改封安昌县伯，食实邑五百户。二十二年，进号征虏将军。

景明初，萧衍遣军主吴子阳率众寇三关。益宗遣光城太守梅兴之步骑四千，进至阴山关南八十余里，据长风城，逆击子阳，大破之，斩获千余级。萧衍建宁太守黄天赐筑城赤亭，复遣其将黄公赏屯于淝城，与长风相持。益宗命安蛮太守梅景秀为之掎角击讨，破天赐等，斩首数百，获其二城。上表曰：“臣闻机之所在，圣贤弗之疑；兼弱攻昧，前王莫之舍。皆拯群生于汤炭，盛武功于方来。然霜叶将沦，非劲飏无以速其箝；天之所弃，非假手无以歼其人。窃惟萧衍乱常，君臣交争，江外州镇，中分为两，东西抗峙，已淹岁时。民庶穷于转输，甲兵疲于战斗；事救于目前，力尽于麾下。无暇外维州镇，纲纪庶方，藩城棋立，孤存而已。不乘机电扫，廓彼蛮疆，恐后之经略，未易于此。且寿春虽平，三面仍梗，镇守之宜，实须豫设。义阳差近淮源，利涉津要，朝廷行师，必由此道。若江南一平，有事淮外，须乘夏水泛长，列舟长淮。师赴寿春，须从义阳之北，便是居我喉要，在虑弥深。义阳之灭，今实时矣。度彼众不过须精卒一万二千。然行师之法，贵张形势。请使两荆之众西拟随雍，扬州之卒顿于建安，得捍三关之援；然后二豫之军直据南关，对抗延头。遣一都督总诸军节度，季冬进师，迄于春末，弗过十旬，克之必矣！”

世宗纳之，遣镇南元英攻义阳。益宗遣其息鲁生领步骑八千，断贼粮运，并焚其钩城积聚。衍戍主赵文举率众拒战，鲁生破之，获文举及小将胡建兴、古皓、庄元仲等，斩五千余级，溺死千五百人，仓米运舟，焚烧荡尽。后贼宁朔将军杨僧远率众二千，寇逼蒙笼，益宗命

鲁生与戍主奇道显逆击破之，追奔十里，俘斩千余。进号平原将军。又诏益宗率其部曲并州镇文武，与假节、征虏将军、太仆少卿宇文福绥防蛮楚，加安南将军，增封一百户，赐帛二千匹。

白早生反于豫州，诏益宗曰：“悬瓠要藩，密迩嵩颖，南疆之重，所寄不轻。而群小猖狂，忽构衅逆，杀害镇主，规成反叛。此而可忍，孰不可容？即遣尚书邢峦总精骑五万，星驰电驱；征南将军、中山王英统马步七万，络绎继发，量此蚁寇，唯当逃奔。知将军志翦豺狼，以清边境，节义慷慨，良在可嘉，非蹇蹇之至，何以能尔？深戢诚款，方相委托。故遣中书舍人赵文相具宣朕怀，往还之规，口别指授，便可善尽算略，随宜追掩，勿令此竖得有窜逸。迟近清荡，更有别旨。”时自乐口已南，郢豫二州诸城皆没于贼，唯有义阳而已。萧衍招益宗以车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五千户郡公。当时安危，在益宗去就，而益宗守节不移。郢豫克平，益宗之力也。

益宗年稍衰老，聚敛无厌，兵民患其侵扰。诸子及孙竞规贿货，部内苦之，咸言欲叛。世宗深亦虑焉，乃遣中书舍人刘桃符宣旨慰喻，庶以安之。桃符还，启益宗侵掠之状。世宗诏之曰：“风闻卿息鲁生淮南贪暴，扰乱细民，又横杀梅伏生，为尔不已，损卿诚效。可令鲁生与使赴阙，当加任使。如欲外禄，便授中畿一郡。”鲁生久未至。延昌中，诏曰：“益宗先朝耆艾，服勤边境，不可以地须其人，遂令久屈。可使持节、镇东将军、济州刺史，常侍如故。”世宗虑其不受代，遣后将军李世哲与桃符率众袭之，出其不意，奄入广陵。益宗子鲁生、鲁贤等奔于关南，招引贼兵，袭逐诸戍，光城已南皆为贼所保。世哲讨击破之，复置郡戍，而以益宗还。授征南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，加散骑常侍，改封曲阳县开国伯。

益宗生长边地，不愿内荣，虽位秩崇重，犹以为恨。上表曰：“臣昔在南，仰餐皇化，拥率部曲三千余家，弃彼边荣，归投乐土，兄弟荼炭，衅结贼朝。高祖孝文皇帝录臣乃诚，授以藩任。方欲仰凭国威，冀雪冤耻，岂容背宠向仇，就险危命？昔郢豫纷扰，臣躬率义兵，拥绝贼路，窃谓诚心，仰简朝野。但任重据边，易招尘谤，致使桃符横加谗毁，说臣恆欲投南，暴乱非一。乞检事原，以何为验？复云虐害番兵，杀卖过半。如其所言，未审死失之家，所讼有几？又云耗官粟帛，仓库倾尽。御史覆检，曾无损折。初代之日，二子鲁生、鲁贤、从子超秀等并在城中，安然无二，而桃符密遣积射将军鹿永固私将甲士打息鲁生，仅得存命。唱云：

‘我被面敕，若能得鲁生、鲁贤首者，各赏本郡。’士马围绕，腾城唱杀，二息战怖，实由于此。残败居业，为生荡然，乃复毁发坟墓，露泄枯骸。存者罹生离之苦，亡魂遭粉骨之痛。昔岁朝廷频遣桃符数加慰劳，而桃符凶奸，擅生祸福，云‘唯我相申，致降恩旨’。及返京师，复欺朝廷，说臣父子全无忠诚，诬陷贞良，惑乱朝听。乞摄桃符与臣并对，若臣罪有状，分从宪纲；如桃符是谬，坐宜有归。”诏曰：“既经大宥，不容方更为狱。”

熙平初，益宗又表乞东豫，以招二子。灵太后令曰：“卿诚著二朝，勋光南服，作藩万里，列土承家，前朝往恩，酬叙不浅。兼子弟荷荣，中表被泽，相口轻重，卿所知悉。先帝以卿劳旧，州小禄薄，故迁牧华壤，爰登显级。于时番兵交换，不生猜疑。而卿息鲁贤等无事外叛，忠孝俱乖，翻为戎首。以卿诚重，不复相计。今卧护征南，荣以金紫，朝廷处遇，又甚于先。且卿年老，方就闲养，焉得以本州为念？鲁贤来否，岂待自往也，但遣慰纳，足相昭亮。若审遣信，当更启闻，别敕东豫，听卿喻晓鲁贤。”二年卒，年七十三。赠征东大将军、郢州刺史，谥曰庄。

少子纂，袭封。位至征虏将军、中散大夫。卒，赠左将军、东豫州刺史。

益宗长子随兴，冠军将军、平原太守。随兴情贪边官，不愿内地，改授弋阳、汝南二郡太守。

益宗兄兴祖，太和末，亦来归附。景明中，假郢州刺史。及义阳置郢州，改授征虏将军、江州刺史，诏赐朝服、剑舄一具，治麻城。兴祖卒，益宗请随兴代之，世宗不许，罢并东豫。

初，益州内附之后，萧鸾遣宁州刺史董峦追讨之，官军进击，执峦并其子景曜，送于行宫。峦，字仲舒，营阳人。真君末，随父南叛。虽长自江外，言语风气犹同华夏。性疏武，不多识文字。高祖引峦于庭，问其南事，峦怖不能对，数顾景曜。景曜进代父答，申叙萧鸾篡袭始终，辞理横出，言非而辩，高祖异焉。以峦为越骑校尉，景曜为员外郎。谋欲南叛，坐徙朔州。及车驾南讨汉阳，召峦从军。景曜至洛阳，密启其父必当奔叛。军次鲁阳，峦单骑南走，过南阳、新野，历告二城以魏军当至，戒之备防。房伯玉、刘忌并云无足可虑。峦曰：“不然，军势甚盛。”至境首，北向哭呼景曜云：“吾百口在彼，事理须还，不得顾汝一子也。”景曜锁诣行在所，数而斩之。

又有陈伯之者，下邳人也。以勇力自效，仕于江南，为镇南大将军、江州刺史、丰城县开国公。景明三年，伯之遣使密表请降，并遣其子冠军将军、徐州刺史、永昌县开国侯虎牙为质。四年，以伯之为持节、都督江郢二州诸军事、平南将军、江州刺史、曲江县开国公，邑一千户；虎牙为冠军将军、员外散骑常侍、豫宁县开国伯，邑五百户。正始初，萧衍征虏将军赵祖悦筑城于水东，与颍川接对，置兵数千，欲为攻讨之本。伯之进军讨祖悦，大破之，乘胜长驱入城，刺祖悦三创，贼众大败。进讨南城，破贼诸部，斩获数千。二年夏，除伯之光禄大夫，虎牙迁前军将军。

孟表，字武达，济北蛇丘人也。自云本属北地，号索里诸孟。青徐内属后，表因事南渡，仕萧鸾为马头太守。

太和十八年，表据郡归诚，除辅国将军、南兖州刺史，领马头太守，赐爵谯县侯，镇涡阳。后萧鸾遣其豫州刺史裴叔业攻围六十余日，城中食尽，唯以朽革及草木皮叶为粮。表抚循将士，戮力固守。会镇南将军王肃解义阳之围，还以救之，叔业乃退。初，有一南人，自云姓边，字叔珍，携妻息从寿春投表，云慕化归国。未及送阙，便值叔业围城。表后察叔珍言色，颇疑有异，即加推核，乃云是叔业姑儿，为叔业所遣，规为内应，所携妻子并亦假妄。表出叔珍于北门外斩之，于是人情乃安。高祖嘉其诚绩，封汶阳县开国伯，邑五百户。迁征虏将军、济州刺史，为散骑常侍、光禄大夫，进号平西将军。世宗末，降平东将军、齐州刺史。延昌四年卒，年八十一。赠安东将军、兖州刺史，谥曰恭。

子崇，袭。官至昌黎、济北二郡太守。

史臣曰：薛安都一武夫耳，虽轻于去就，实启东南。事窘图变，而竟保宠秩，优矣！真度一谋，见赏明主。众敬举地纳诚，荣曜朝国，人位并列，无乏于时。文秀不回，有死节之气，非但身蒙嘉礼，乃至子免刑戮。在我欲其骂人，忠义可不勉也。张谠观机委质，笃恤流离，亦仁智矣。田益宗蛮夷荒帅，翻然效款，终怀金曳紫，不其美欤！孟表之致名位，非徒然也。